

我的飞鸽自行车

本报老年记者 许 江

前几天,那辆伴随我30多年的飞鸽牌自行车被爱人当废品卖了,我心疼不已,不由得想起了它伴我一起走过的岁月。

高中毕业后我成了一名矿工,由于上班需要,父亲托人给我买了一辆飞鸽牌28型的加重自行车。新车到家,全家像得了一件宝贝,母亲还特意用一块绒布给自行车大梁穿上了“新衣裳”,以减少对大梁的磨损。

那个时代,买一辆新自行车是很不容易的,所以我特别珍惜。路上有水坑尽量绕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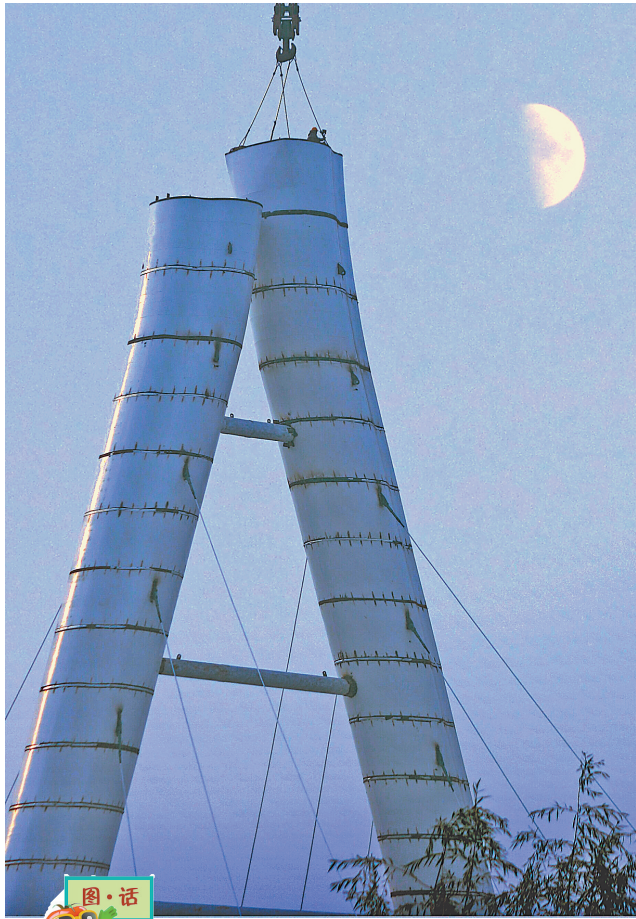
走,下雨了不骑,遇着泥泞路就扛着自行车过……下班在家没事,我就擦车,用棉纱、棉布蘸点机油,擦出来的车明晃晃照人影。自行车的一些小毛病,我和父亲都会修理,补胎的胶水、锉刀、小撬棍、打气筒、螺丝刀等用专门的工具箱存放。

这辆飞鸽自行车是我们家的功臣,驮着我上班,载着农具下地干活,将一包包秋粮驮回家。我骑着它去相亲,驮着爱人去逛公园、看电影。后来有了女儿,她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慢慢长大。逢年过节,它载着礼物,带着爱人、女儿走

亲戚。它给我们带来生活上的方便和快乐,也承载了我许多情感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新的交通工具层出不穷,电动自行车以省力、速度快的特点受到人们的青睐,自行车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我的那辆飞鸽牌自行车被闲置在杂物间的角落,落满了灰尘,锈迹斑斑。

一天下班回来,爱人对我说:“今天打扫卫生,把你那辆破自行车当废品处理了。”闻言,心中有些不舍,伴随我几十年的飞鸽自行车就这样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



上九天揽月 王长安 摄

我的网名叫“春风”

本报老年记者 孙长海

几年前,我退休在家,闲来无事,爱好运动的我喜欢上了打气排球。为了便于交流,我所在的气排球俱乐部成立了一个微信群,大家相互聊天,发布活动通知。在这个群里,大家都有一个网名,什么“草原狼”“凤尾竹”“悠哉悠哉”等,我也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叫“春风”。

每天下午,是我们活动时间。当我进入球场时,队员们不喊我的名字,而是直接喊网名:“‘春风’”来了,‘春风’接球!”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大家每天在一起打球,说说笑笑,既锻炼了身体,又娱乐了身心,还加深了球友之间的友谊和感情。

气排球是一项新兴的运动

项目,相对传统的排球而言,球体比较大、重量较轻,运动起来速度也较慢,比较适合老年人。我加入俱乐部较晚,水平有限,但偶尔扣上一个好球,队员们立马给以高度赞扬:“‘春风’,这个球打得漂亮!”我心里美滋滋的,像喝了蜜一样。不时有队友再说上一句幽默的话,顿时欢声笑语响彻球场内外。

网名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乐趣。一次,我去集贸市场买菜,正挑选我需要的菜品时,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突然听到一个高嗓门:“‘春风’来了?”喊声惊动了旁边几个买菜的顾客。大伙儿一起把目光投向我,弄得我有点小尴尬。有一次,几

个要好的球友商量,晚上找个小馆子聚聚,喝杯小酒。当我到场时,其他球友都已到齐,一进门,大伙异口同声:“‘春风’来啦!”于是,大伙推杯换盏,好不畅快。酒过三巡,菜过五味,有人提议以春风为主题喝酒吟诗。“春风杨柳万千条,六亿神州尽舜尧。”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大家你一言,我一语,气氛异常热烈。我的网名给球友们带来这么多欢乐,我打心里高兴。

我相信,通过我们不懈努力,定会战胜疫情,当春风再次吹过神州大地时,迎接我们的依然是明媚的阳光。还是那句话:冬天到了,春天还会远吗?

扫屋有感

□王桂香

东汉有一少年名叫陈蕃,自命不凡,一心只想干大事,一天好友薛勤来访,见其独居院内龌龊不堪,便对其说:“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?”

陈蕃答:“大丈夫处世,当扫天下,安事一屋?”

薛勤反问:“一屋不扫,何以扫天下?”

我和东汉的陈蕃一样,不会扫屋。家里姊妹几个我最小,所有的家务都被两个哥哥、三个姐姐全部包揽,在父母姊妹眼中,我就是——你还小。

转眼,我参加了工作,结了婚,生了子。年轻的婆婆包揽了所有家务,我又成了“甩手掌柜”。因工作调动,我们开启了三口之家的生活模式,突然失去公公婆婆的帮助,生活除了诗和远方,还有一地鸡毛。如何下厨?如何扫屋?成了我不得不面对的课题。

特意去书店购买了一本《扫除道》。《扫除道》是日本键山秀三郎写的一本书,书中列举了扫除道的五大好处。一是使人谦虚。文中说,从未见过乐于扫除的人是个傲慢者,而那些坚持扫除的人都变成了谦虚的人。谦虚的人,拥有更和谐的人际关系,也更容易获得幸福的人生。二是让人成为有心人。打扫有助于培养细腻的感知力,有

助于推动所做之事井然有序地进行。三是孕育感动。作者说,有感动才叫人生。要想收获感动,并不限于扫除。只要全力做好身边小事,也能收获感动,并感动他人。四是萌生感恩。人不是因为幸福才感恩,而是因为感恩才幸福。四是磨砺心性。扫除时,人不可能一边打扫,一边思考怎么骗人、害人。人心纯净了,更容易看清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。这样的人,不会感到不安,不会自寻烦恼,心性也就得到了提升。

与其坐着烦恼,不如学着改变。

双休日,我请来家庭收纳师,学习整理。除了必须挂起来的衣服外,所有不穿的衣物都可以用口袋叠法,叠起来的衣服就像一本书,四四方方,既美观又节省了大量空间,衣裤分类,一目了然。

从书案下手,拿厨房开刀,办公室也成了我学习收纳的主战场。看着摆放整齐的书籍,坐在书桌前,读诗词佳作,听音乐轻柔,享岁月静好。

尽管我的收纳能力还处在初级水平,但收纳带给我的愉悦远远高于我的收纳水平。

一屋不扫,何以扫天下?

童年趣事

本报老年记者 赵成良

一天,我和正上小学的外孙儿聊天,他问我童年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?我想了想说拾粪。小外孙儿不明白,拾粪怎么成了姥爷童年最有趣的事情了。

我的老家在太行山深处,祖祖辈辈土中刨食,但土地贫脊,靠天吃饭。俗话说:种地不上粪,等于瞎胡混;庄稼一枝花,全靠粪当家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由于生产技术有限,农民种田没有化肥,增加土壤的肥力主要靠积攒一些农家肥。所以,收集人和动物的粪便就成了农民的一项重要工作。那时候的农村,经常看到挎着粪筐、带着铁锨的老人在村头、田野转悠。孩子们每天放学后,都要花些时间去拾粪。我们常常去附近的晋豫驮道上,把骡马粪拣回来,把山坡上的牛粪

拣回来,堆在一起发酵后,施到地里,以增加土地的肥力。

那时候,我们最开心的事是拣牛粪。生产队喂有几十头耕牛,每天在山坡上吃草时会留下大量粪便。小朋友们都有一条小小的扁担,两头挑两个箩筐,出村一两公里,来到放牛的山坡上,分散开来,找寻一堆堆晒得半干的牛粪,半小时就会拣满一担。如果天还不黑,大家就聚在一起玩,女孩子们采摘各种野花编成花环,戴在头上或挂在扁担上;男孩子们抓蚂蚱,用一根草串成一串带回家喂鸡。桔梗花开了,我们每人采摘一大把,坐下来扯下一朵朵“小喇叭”吸舔里面的蜜汁儿,然后捏住花口那头吹鼓它,在手心或脸上拍一下,看谁拍的声音大。

夕阳西下,小鸟唱着欢快

的歌回巢了。小朋友们挑起满满的牛粪筐,排成一队,伴着扁担嘎吱嘎吱的响声,顺着山间小路往回赶。村里的大粪坑是用石头砌成的圆池子,石灰土勾缝,蓄满雨水,上面盖上石板,村里收集的粪便都会集中在这里,充分发酵后就成了上好的肥料。

是啊,时代不同了,外孙这一代的孩子都是在福窝里长大的,怎么能理解那个时代的事情呢?随着科技的发展,各种化肥、复合肥、有机肥比比皆是,耕、种、收都实现了机械化,拾粪这种事儿早都没人干了。

阳光明媚的周末,我也偶尔带着孩子们上山,孙子孙女们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编花环、捉蚂蚱,依然那么快乐。